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1.013

论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 社会主义“红绿灯”

李爱军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组合决定了人类现代化历程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道路。其中,国家作为“管理者”在处理资本与劳动二者关系中发挥协调功能是极其重要的。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既超越了以资本主体化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又超越了以国家主体化为主导的苏联现代化模式,重新构建了“劳动、资本、国家”三者的关系,开创了一条以劳动者主体为主导的现代化新道路。如果任由资本野蛮生长必将酿成社会的“政治混乱”,因而国家必须给资本健康发展设置“红绿灯”。唯有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发挥国家作为“管理者”的协调功能,才能让资本的逐利本性服从于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初心和价值目的,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关键词: 资本逻辑;资本健康发展;社会主义“红绿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3)01-0093-07

新时代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因而深刻把握资本运行逻辑,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势在必行。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强调“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①。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设立‘红绿灯’,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②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深化对资本的特性、运行规律及其各类资本的认识,继续发挥资本的“文明面的作用”,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克服资本的负效应,是我们党和国家“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 “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组合决定 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道路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新时代我们党和国家提出“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重大命题有其深刻的理论来源。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维度来看,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是从“the State”的一般政治意义来阐述国家的。在他们的著作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关于国家的单一概念,而是在深刻把握“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④的基础上拓展出多层次关于国家的不同内涵,诸如从资本视角总结出“理想的总资本家”^⑤思想;从协调功能视角概括出“国家

收稿日期:2022-09-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KS034)

作者简介:李爱军(1978—),男,河南卫辉人,博士,助理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1日。

②习近平:《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2022年5月1日。

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页。

是社会各阶级阶层利益包括被统治阶级利益在内的管理者”^①;从制度建构视角凝练出“国家是由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国家机器所构成的制度集合”^②;等等。不管从什么视角来阐述国家的多层内涵,其实并没有改变国家的阶级本质,只不过是国家阶级本质的不同表述。简言之,在阶级社会中,所谓国家就是在以生产资料占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基础上,统治阶级通过建构一系列制度安排将本阶级所信奉的“主义”或价值理念贯彻执行到位,并建立国家机器给予切实的政治保障,从而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因此,国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代表者、捍卫者、保护者和维护者,也是社会各阶级阶层利益包括被统治阶级在内“共同利益”的管理者。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资本、国家”构成了现代社会复杂有机体的三大要素,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③。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上层建筑系统中才升华出“理想的总资本家”的“国家”,市场经济中才形成代表资本人格化主体即资本家的“资本”,广大劳动者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商品才能在“资本家”的管理劳动下从事生产的“劳动”,致使这三者构成现代社会复杂有机体三大要素的架构才最终得以形成。这一判断可以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相关著作的论述中找到理论依据,其中《资本论》是阐述这三大要素关系的典范。从其创作史来看,马克思最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形成了以“劳动与资本”为核心的二元要素分析理论框架,当时国家还只是潜在的第三项,并没有将其列入研究的系统结构之中;到1857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首次提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篇构想”中将“国家”纳入研究的系统结构之中,形成“劳动、资本、国家”为核心的三要素分析的理论框架;再到1858年在“五篇构想”基础上提出了“六册计划”,其仍然保持三要素分析的理论框架不变,研究思路更加清晰、明确。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所说:“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④然而,现实与理论往往存在差距,甚至是脱节的,但在本质上反映了“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组合的现实矛盾。基于此,这三元组合决定了人类现代化历程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道路和制度模式的不同选择。以资本主体化为主导的三元组合,以追求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为最高目的,资本过度膨胀、无序扩张,绑架国家,宰制劳动,必然导致“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以劳动者主体化为主导的三元组合,以追求劳动者的解放为最高目的,广大劳动者是社会的真正主人,国家是劳动者社会主人利益的真正代表,驾驭和引导资本回归劳动者真正属人的本性,必然导致“劳动者主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还存在另一种特例。那就是以国家主体化为主导的三元组合,以片面追求国家实力、军事实力的过度增长为最高目的,奉行国家全能主义,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上教条地消灭了资本,劳动者作为社会的主人成为消极被动客体,必然导致“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⑤。

从“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组合来看,国家作为“管理者”在处理资本与劳动两者关系中发挥协调功能是极其重要的。具体来说,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取决于国家对资本和劳动的立场偏向和价值取向。如果国家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偏向资本,那么必将导致资本在整个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秩序、收入分配秩序、市场决策秩序、道德价值秩序和人的发展秩序都将被资本主宰和左右,资本及其人格化主体就成了社会生活的支配者和主导者,劳动附属于资本及其人格化主体,劳动者就成了资本实现其价值增殖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其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建构必然是资本主导和资本至上的政权组织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页。

⑤王东:《中国道路哲学创新的源头活水——〈资本论〉中蕴涵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形式,因而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选择必定是走“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反之,如果劳动主导整个社会的发展,劳动者是社会的真正主人,那么劳动者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利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劳动成果的占有和分配、劳动者对社会财富的支配、劳动者的人生价值和类本质属性的体现等各个方面就会是劳动者当家作主,资本及其资本逻辑就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劳动者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当前利益,其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建构必然是劳动主导和劳动至上的政权组织形式,因而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必定是走“劳动者主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模式。恩格斯从资本的视角对国家作为“管理者”的协调功能作出精辟概括:“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①这说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代言人和资产阶级整体意志的捍卫者、保护者和维持者,是镇压多数反抗和破坏资产阶级利益的人的暴力工具,是“资本家的国家”和“理想的总资本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代言人和无产阶级整体意志的捍卫者、保护者和维持者,是镇压少数破坏广大劳动者利益的人的暴力工具,是“劳动者的国家”和“理想的总劳动者”。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的这种协调功能最终取决于以生产资料占有制为核心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国家政权后,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②,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逐步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制。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苏俄、中国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极其落后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国家在社会大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并不能教条式地消灭一切私有制,而是存在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的迫切需要。诚如列宁所说:“在一个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破产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纯而又纯

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国家不得不在经济全领域范围内充当单一公有制的“实际占有者”。如前所述,如果过度发挥国家作为“管理者”的协调功能,其结果必然导致走以国家主体化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最典型的就是苏联模式。然而,过高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不能与我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带有旧时代痕迹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艰难探索中,我国简单地消灭了资本,致使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了一些挫折。有鉴于此,国家认识到利用资本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不得不实行从消灭资本、承认资本到利用资本的“增量改革”。我国首先从允许农村耕种“自留地”和创办乡镇企业开始,到鼓励和发展国内的私有经济,引进外资,注重发挥各种“资本”的积极作用,从而使私有制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与之相对照的是,私有制经济的大发展倒逼国家按照资本运行逻辑的思路进行改革,通过产权配置调整等经济手段来探索多种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以便做强做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下,国家从制度层面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与之相配套的分配制度,并将市场运行机制和分配制度纳入单一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中,实现了三者的统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同时存在于统一的市场里,它们各自按照其承载的价值和本性运行和发展,并遵循其自身的规律。它们在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势必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甚至试图改变对方。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资本的负效应并不明显。但随着私有制经济的力量逐渐强大,资本的负效应日益彰显出来。如果任其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超过一定的“度”或“边”,它就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造成巨大的负效应。如果国家作为“管理者”不能有效干预的话,就会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私有制经济附属地位出现“反转”。国家作为“管理者”必须从“共同利益”出发协调好劳动和资本两者的矛盾。一方面,国家凭借强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特别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56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③《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是国有经济通过市场等经济手段对私有制经济发挥正效应的引领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制度优势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另一方面,面对私有制经济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强大的竞争压力及其带来的负效应,国家作为管理资本运行逻辑的“交通警察”在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目标指引下必须采取法治、行政等各种手段,为资本健康发展设置“红绿灯”,限制甚至是“调控”资本对劳动者利益的侵害,从而使其生产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初心和价值目的。因此,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国家作为“管理者”要发挥处理好资本和劳动的协调功能,真正代表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会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势必不断发展壮大,私有制经济也必将逐步得到削减,到那时以劳动者的真正解放为最高目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①。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它从根本上既超越了以资本主体化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又超越了以国家主体化为主导的苏联现代化模式,重新构建了“劳动、资本、国家”三者的关系,开创了一条以劳动者主体为主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二 任由资本“野蛮生长”必将酿成社会的“政治混乱”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具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科技创新实力也有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保护和激活全体市场主体的价值创造活力仍然是党和国家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只要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还将长期在经济生活中存在和起作用,那么资本逻辑就必定在场。因此,在充分认识资本逻辑的本质属性和规律作用下,国家必须建立起有效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的体制和机制,以便利用资本的积极作用来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难改,如果任由资本“野蛮生长”,不仅会导致经济秩序恶化而发生经济危机,而且还会出现资本与公权力的“勾结”导致政治生态异化、生态环境异化、意识形态异化和人的价值异化等严重后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中,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和消极作用主要体现在私有制经济中,一方面它能有效刺激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是我们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又具有消极作用,如果资本逻辑不受人为限制而任由野蛮扩张和恣意妄为,就会迅速膨胀并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到那时物化逻辑和自私贪婪的本性就会疯狂发作,必将给社会的经济秩序、政治生态、意识形态、生态环境和社会治理等领域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我们对资本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的负效应和风险挑战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在经济生活上,资本无序扩张影响发展效率,损害公平正义,导致经济危机,也必将导致劳动者与资本人格化主体之间社会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不仅严重损害和消解劳动者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严重打击和挫伤劳动者创新创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还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劳动者至上的初心使命,这无疑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政治承诺和社会主义性质可能变形走样的大是大非问题。

第二,在政治生活上,资本无序扩张影响党和政府切实履行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来说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和阶级基础。如果不受国家作为“管理者”的干预和约束,资本人格化主体就会将扩张的手伸向社会资源的配置与有效组合的国家机构和公权部门,就会通过各种手段腐化、拉拢社会公权力机构和国家政权部门的相关人员,将社会公权力融合、勾结到资本逻辑的运行序列中,为实现资本的增殖和扩张目的服务,必然导致公权腐败和以权谋私。

第三,在意识形态上,资本无序扩张有可能挑战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意识形态,侵蚀政治灵魂。由于资本逻辑的现代本质和规律性作用,可能使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显现为物化的逻辑,渗透人们的价值生活和道德领域的每一个角落。

^①吴宣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4期。

特别是资本渗透到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给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第四,在民生改善上,让老百姓背上沉重负担出现民不聊生的现象,可能丧失执政治国的群众基础。如果任由资本逻辑主宰和恣意妄为,许多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发展事业就会失去本真意义,民生事业的发展任由资本的恣意妄为,就会出现民不聊生的民生问题和人民群众的怨声载道。

第五,在生态环境上,自然资源被无节制地开发滥用,就会造成生态危机,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资本的逐利本性促使资本人格化主体不惜牺牲自然的生态平衡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对自然界进行无限的索取和无限度的开发利用,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难以承载和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

第六,在道德文化上,严重侵蚀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使道德观念可能向资本看齐,毒化社会风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时代,资本逻辑在社会生活中还处于十分重要的主导位置,资本的逐利本性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侵蚀着人们的道德价值系统和思想观念。

第七,在人格尊严上,劳动者变成了资本赚钱的机器和资本的附庸,从而失去自我本身,造成人的异化。在资本逻辑的主导和驱使下,物化的外在劳动条件变成实现剩余价值的活劳动的要素,人的本质和属性就让位于剩余价值的价值本性,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和工具,资本的“魔幻力量”把人本身也变成了实现剩余价值的物质材料和价值工具,而失去了人的本真属性和应有的纯真情怀,一个个都变成眼里只有价值增殖的唯利是图者。如果劳动过程和交往方式成了人的自由生命和人的价值目标的悲催坟场,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美好愿景成了人类奋斗的伤心结局,这将是人类文明的极大悲哀。

三 用社会主义“红绿灯”规范和引导资本“野马”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选择,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国家作为“管理者”提升驾驭资本这匹“野马”的能力,把缰绳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

国家作为管理资本运行逻辑的“交通警察”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所谓“绿灯”就是鼓励支持和合理引导资本自身价值不断增殖的本能逻辑,鼓励和激活各类市场主体的社会财富创造活力和内生动力,规范和促进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谓“黄灯”就是合理利用和有效引领资本运动规模不断扩张的本领逻辑,推动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序发展,有效管控和消减缓释资本物化社会关系的本质逻辑,保证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防止资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造成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所谓“红灯”就是严格防患和有效遏制资本力量带来秩序恶化的本性逻辑,将资本逻辑带来的市场风险和金融风险控制在合理区间和可治可控的运行范围内,不至于让中国道路在治理资本逻辑上犯颠覆性错误,实现资本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的合理嵌套和有效对接。唯有如此,才能使各类资本在国家为其设置的“红绿灯”跑道上各行其道,而不是横冲直撞、随心所欲。鉴于“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是一项复杂的人文性系统工程,需要国家从六个方面来进行有效干预。

第一,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理性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精神指引和劳动群众当家做主的基本理念。在以劳动者利益为至上性原则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决定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实践主体地位和社会治理主导作用,将满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作为生产发展的目的和动力,因而要把社会主义市场逻辑运行作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目的价值手段来处置;充分调动和有效激活资本逻辑的增殖本能,有效管控和合理引导资本的扩张逻辑,切实解决广大劳动者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共享发展成果的价值理念和价值主张体现在价值创造环节、财富分配环节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整个过程,有效驾驭和合理超越资本逻辑向惠及全体人民发展,真正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行,真正保障最广大劳动者根本利益的落实到位,从而规范和引导资本逻辑向共同富裕方向有序发展。

第二,坚持做强做大做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激活和全面盘活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的引领作用。发展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制约并逐步消解

资本逻辑和私有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异化,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属性决定的现实选择。在筑牢国有资本占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前提下,让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逻辑、混合所有制资本和法人所有制资本的逻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实现“同频共振”,从而确保公有资本逻辑使广大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人,实现资本逻辑运行和社会公益两者的一致性和互通性。

第三,强化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体系对资本的约束和规范作用,规范和引导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内有效地运行和健康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不仅是劳动大众利益的根本体现,也是人民当家做主根本制度的现实要求,这是现阶段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有效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的有力保障和政治逻辑。为资本健康发展设置“红绿灯”就是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优势和法律制度体系的强力工具。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体系和劳动者至上性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效驾驭和超越资本理论的政治基础和根本保证。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必须注重发挥国家作为“管理者”的协调功能来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当前利益和根本利益。唯有如此,国家在驾驭、规范和引导资本逻辑的高质量发展中才能稳步推进共同富裕。

第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的价值文化引导资本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资本逻辑的灵魂指引和内核约束。精神文化和道德规范是培育和塑造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内在保障^①。通过其教育引导资本人格化主体的道德理念和行为选择,促进资本人格化主体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境界向社会主流价值看齐,在服务于和服从于社会主义的框架下追求自身的增殖。这就必须倡导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正义事业发展的价值体系和文化精神,否则,人就会成为资本的奴仆和物化的奴隶。必须用公平正义和积极进取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精神来武装人的头脑,特别是资本人格化主体和资本逻辑关涉的主体,消解和遏制资本逻辑对人的精神的控制和社会行为的操纵。

第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制度,正确处理市场主体价值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关系。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强大调控力,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和市场机制的现代本性;通过国家的经济杠杆,例如财政的转移支付、累进赋税制度等手段,采用第二次和第三次分配的形式,让资本逻辑服从于和服务于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服从于和服务于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②。让资本逻辑的价值增殖行为符合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导向和正义价值取向,积极引导资本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彰显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正确处理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消除资本逻辑运行带来的外溢效应。

第六,通过构建约束资本逻辑运行的外在机制和规范资本行为的体制机制,为资本健康发展设置“红绿灯”。应该通过建立具有主流价值和引领的行业规制,在资本逻辑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约束下有效化解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矛盾的两难困境,从而实现对资本逻辑所带来的经济外部性行为的有效制约,让资本逻辑追求剩余价值的增殖本性回归公平正义和人的本性的发展正道。因此,要给资本逻辑设置必要的运行规则和合理逐利空间,以便保护和激活它的积极作用,限制和规范它的消极作用。建立和完善健全有效的资本运作机制和金融市场秩序,消除和化解资本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带来的社会风险和危机挑战。加大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的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资本操纵市场和恶意扩张等不良行为,特别是要加大执法部门劳动监察职能的执法力度,规范平台经济的资本发展,保护劳动者的合理权益。要加强资本人格化主体的价值引领和文化建设,强化资本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培育资本人格化主体兼顾劳动者利益的诚信文化和经营理念,鼓励和引导资本人格化主体共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共同体,切实倡导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高尚情怀,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结语

历史和实践已充分证明,当西方资本主义国

^①刘维兰:《新时代文化战略与文化强国实践策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②罗建文,吴小军:《论社会主义制度逻辑是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理论探讨》2022年第3期。

家面临资本主导下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人的本性危机时,当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框架对资本主导下的危机处理束手无策时,中国共产党有效驾驭和成功超越资本逻辑是世界资本治理场域中“政治领域中唯一生气勃勃的力量”^①。唯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驾驭、规范以及引导资本逻辑的有效举措,才能有效化解和消释资本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的“重大政治问题”。只有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注重发挥国家作为“管理者”的协调功能让资本逻辑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初心和价值目的,让资本回归劳动者主体真正属人的本性,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才能推进社会和谐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样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The Socialist “Traffic Light” of Regulating and Guid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LI Ai-ju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ternary combination of “labor, capital and the State” determines the different road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the course of human modernization. Among them,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State, as a “manager”, to play a coordinating role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Fundamentally speaking, China-style modernization road has gone beyond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model led by capital subjectivity oriented and the Soviet modernization model led by the State subjectivity oriented. It has rebuil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abor, capital, and the State” and created a new modernization road led by the laborer subjectivity oriented. If capital is allowed to grow savagely, it will surely lead to “political chaos” in the society, so the State must set up “traffic light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Only by uphold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economic work and giving play to the coordinating function of the State as a “manager” can the profit-seeking nature of capital obey and serve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politics and value purpose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ajor political problem” of regulating and guid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can be easily solved.

Key words: the logic of capital;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the socialist “traffic light”; China-style modernization road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39 页。